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0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笑不够似的
笑很久

□山东济宁 张伺

邻居都说表大娘能把一滴水珠扯出漫天大雪。听到这些闲话,她哈哈大笑几声,从不搭话,一年到头一心挖野菜卖野菜。四十多年了,她每天提着装满野菜的柳条篮,背着装满野菜的蛇皮袋赶25路公交车。她说有那个闲力闲空多挖野菜,赚钱不说,还能锻炼身体多赚几年好时光。

在表大娘眼里,每一天都是好时光。天明即起,一个人走进老运河堤深处,春风温暖,河水闪光。冬天未摘下的枸杞果精神十足地打着灯笼照亮她前行的路。这段路很长,可她走得很短。她走路动静大,咚咚,咚咚,像踢翻了装满春水的木桶。

一株野菜就是路标,她准能找到蓬勃茁壮的一大片。哪儿能挖到野菜,她比谁都清楚。她心里装着野菜的活地图。邻居挖野菜回来,她凑过去拿起菜闻闻,翻腾翻腾几下,野菜上留下的身世密码就被她轻易破解。这野菜来自哪里,她心里有数了。邻居被弄得一头雾水。她把野菜和晨光一起装进篮子,坐二十分钟公交车,到济宁城区最大的农贸市场南菜市最西北角,摁得瓷实的野菜掏半天才掏净,淋上用矿泉水瓶装来的老运河水。她的野菜水灵鲜亮,绝不泥头土脸。

表大娘不用吆喝,择完捆好,在原地随着布兜里的小喇叭转圈跳舞。她的穿戴虽不花枝招展,但也花团锦簇,比任何形式的广告都管用。她把儿子写的一段话背得滚瓜烂熟:大地是最好的中医,野菜就是大地开出的药方。她哈哈大笑,笑不够似的笑很久,摊子上想薅的野菜也支棱鲜活起来。

不提防,一朵栀子于秋意浓浓时开了。

默默地,它缀在暗绿的枝梢。瓣数倒不少,只是瓣片略薄小;花色依然洁白如玉,只是秋阳如烟,给那光泽添了一丝迷蒙;清香还是涟漪般扩散,沁人心脾,只是不及五月暖风下的浓郁。总之它缀得不是那么热烈纵情,那么肆意盎然,而像一位腼腆的农家小妹,倚篱掩面,笑得拘谨,羞赧。

在我们这里,栽插栀子是一种风尚。无论你活得潇洒活得沉重,也无论你年华青嫩还是两鬓染霜,都浓着这一份雅兴。庭院里,竹篱旁,溪边井畔,随处可见一簇簇一蓬蓬的栀子树,青翠欲滴。几丝春雨润洒,几声燕语剪过,白生生的骨朵儿便全开了,浓浓的馨香扑人面鼻,覆盖了整个村落,弥漫于沉沉旷野,熏得月儿星星也步步缱绻。这时节,无人不夸耀自家的花事。我也总要引些人来到我的小院,欣赏我培植的这几树风景。

面对这不提防绽开的一朵,惊异一瞬,便没人一层莫名的寡淡。花无言,人亦无言,花与我相视,就自然构成一种距离,一种角度。我该去领哪些人来,见识见识这秋日的一朵?

不足与外人道。心想,这只是我的小院里发生的一个小偶然,就当是一点隐私。任你是

野菜卖完,她从蛇皮袋捡出一块鸡蛋大的土疙瘩,吹吹拍拍,土疙瘩因饱含潮气长出白灰色的绒毛,那些小黑点就是野菜的种子。这些都是礼物,她让顾客带回家种在阳台上的花盆里,泡沫箱子里,说来年准能长出一茬一茬吃不完的羊蹄眼。她还告诉顾客老运河堤哪儿能挖到野菜,周围卖野菜的人受到惊吓般看着她。她哈哈大笑,仿佛在她的笑声里就能挖到野菜。

回到家,表大娘伸出手指,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她用三棱草编的一枚草戒指,埋怨表大爷买不起金的。表大爷像只老麻雀,敛着衣襟沉静地坐在黄昏中。她疲倦粗糙的手总能在暗处寻到他的手,十指相扣。

去年年末,她突然病倒,十天她合上双眼。儿子用薄被子严丝合缝地包裹着她,他说娘那么轻,就像抱在怀里的只有那薄被子。泪一滴一滴砸在她脸上,儿子渴盼她醒来,一下子睁开眼,哈哈大笑起来,笑不够似的笑很久。

葬礼刚过,表大爷对儿女说我梦见她在那边还病着,喘不上气来,他托谁都无法把手里的药捎过去。表大爷又说她听见她哈哈大笑,提着装满野菜的篮子正出大门,回过头想说什么,最终什么也没说,只剩下一张嘴巴灌满冷风,夜夜咳到天亮。表大爷泪流满面。

爱哈哈大笑的表大娘离世时八十二岁。卖野菜的钱和儿子给她的钱,她都转给了娘家生活窘迫的弟弟妹妹。表大娘有七个弟弟妹妹,她是家中老大,叫王长女,一个非常直接泼气、没有美感和神秘感的名字,但非常接地气。

丹青妙手,这一回无疑是个“败笔”;任你是抒情歌星,这一声无疑是“唱走了调”——既不为春意,亦难成秋色,凸显些什么,渲染些什么?终不过一朵孤零零的无言,欲说还休。

怎么回事,众香国不也如同人类,对时序与节律充满图腾式的崇拜么?何时该谁站出来一笑,桃还是荷,梅还是兰?微笑抑或大笑?秋日栀子,你是弄错了季节还是季节欺骗了你,是被逐至此还是受群芳推举?

就只有我这么探问、深想、强说,而栀子仍在秋阳下白着、香着、笑着。或许我的故作多情又构成一种新的距离、新的角度。不解的是我,猜度的是我,惊异、孤独的是我,而栀子还是栀子。

栀子有五月的儿女,谁都这么认定。其实事情在初始往往只是偶然,而聪慧的人们一感知便成经验,一归纳便出真理。于是栀子就只得这么着:非五月不得来潮,五月里又非绽开不可。

我想,栀子与五月何必非要有这种联系?众栀子也不必一哄而来一哄而散,不必非要毫无顾忌地挥洒,也不必全然抑郁着一片寂寞。而秋阳下爆出的这一朵,既来,既笑,便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肯定与升华。

以为然。康娜在《凡是遇见,皆有深意》里说,紧是生活,慢才是日子。想一想,美好的事情无一不是慢慢来的。我们要在时代的洪流里,做一滴清水,清凉纯粹、干净透亮。慢慢来,比较好。

每年夏末,小区的花匠会拿电锯将花坛里那些长得歪歪扭扭的树枝修剪平整,为了美观,也能让这些树木来年更好地生长。不仅植物需要定期修剪,车子也需要定期保养维护,我们的日子呢?生活里那些糟糕的情绪、身边朋友的负能量、三观不合的亲戚的冷嘲热讽、脏乱的房间、网络上没有营养的肥皂剧等,是否也需要我们来个定期修整?别让糟糕的情绪、不良的心态、畸形的价值观影响了我们。

有人说,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这么大,我们需要解压。解压的方式千千万,如果一味地沉浸在低级的快乐里,日子也会一点点消沉、懒惰、涣散。那些看似细微的恶趣味和负能量,就像脸上的痘痘和斑点,刚开始它们只是一小块,不知道哪一天,它们就蔓延出一片,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。

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,叫“自我实现的预言”,简单来说就是:我们越相信什么,就越容易发生什么。当我们相信美好,美好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,当我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时,生活也会回报我们清风朗月。

粗茶淡饭

□湖北赤壁 游黄河

秋日里,茶叶长厚实了,茶树在春日里的嫩枝条也渐渐少了些嫣红,多了些苍老,岁月里的风霜雨露在茶树上有了折痕。这时候,把茶叶用镰刀一把一把地收割下来,连着一些茶树的枝条,塞进曾装化肥的硕大袋子里,放到晒谷场子上,铺开,晒干。天气好的话,连着晒几天,不收进屋子,让风吹着,让露水浸着,让人踩着。秋日里,整个村子都弥漫着茶的清香。要是勤快人家,中午休息的时候,就站到晒茶的场子里,用脚踢那些茶叶,给它们翻个身。

粗茶有劲道,一股粗茶喝下去,会让人觉得浑身清爽。喝粗茶要用海碗,比人脸都大的海碗,人喝茶的时候,脸都埋进碗里,只听到喉咙里“咕咚咕咚”的响声,喝完粗茶后,随手抹一下嘴巴,呼出长长的气息。在大热的天里,顿时觉得清凉生起,干劲十足。

煮粗茶用铁锅,抓一把乌黑的粗茶,放一大锅水,煮好后,还可以放到泉水井里,让它透心凉。下地干活的时候,就提一锅茶水,放到田间地头的深草里,干渴的时候,想起粗茶,倒上一大碗,喝了继续干农活。

有客人来了,坐在宽敞的堂屋里,主人会先拿了那海碗,倒上满满一碗粗茶,客人也不客气,双手端起碗,喝下一大半,然后揭开锅盖,仔细看看铁锅里的茶叶和茶梗。有的时候,客人会拿手捏一把茶叶和茶梗细细咀嚼,微微闭上眼,品尝茶的滋味,半天才回过神来,说,你这是半山坡上的茶吧,黄土里长出来的,带有茅草的甘甜。

客人喝着粗茶,就闻到了饭的香味。饭是大灶锅里煮的新米饭,饭的最底层锅巴的香味,钻出米层,弥漫在老屋四周。蓬松的米饭,没有菜都可以连吃三碗。小孩子放学回家饿了,就舀上一碗饭,悄悄地挑一筷子猪油,猪油拌在米饭里,吃后喝一碗茶,就朝屋子外面跑了。

夏日里,菜园子里的青菜、豆角、辣椒、茄子多的是,从外面回来的人,随手摘一把菜洗了,有的时候就丢到饭上闷一会,拿出来捣烂,放上盐,就可以吃上一顿。芝麻叶子、红薯叶子、南瓜叶子炒到半熟,放一点米汤,放上盐,也是一餐。老南瓜放到锅里煮熟,用汁水泡饭,甜甜的味道,粉粉的口感,孩子上桌子就抢南瓜汤。

要高级一点的菜,那就从水田里抓几条鱼,和着半锅青辣椒煮,水煮干了再加水煮,那个鲜美的滋味,饭吃三碗都有些少了。有的时候肚子饿了,看到中午吃剩下的饭还在锅里,就盛一大碗,用粗茶水泡了,连吃带喝,饱肚子,又助消化。

有客人的时候,就要割一些腊肉了。肉炒什么都好吃,小炒辣椒腊肉,是我们全家的最爱,客人坐在桌子边,我们站在一边夹菜,筷子在菜盘子里翻动着,不一会辣椒里的那些肉都被我们夹走了。大人在一边呵斥,客人忙说,小孩子吃了长身子。

粗茶淡饭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我又走进了那家花店,女人在店里插着花,她插花的样子温婉亦如画家笔下的插花女子。

和女人相识,是在20年前,她开了这家花店。花店在解放路上,门面不大,十来平方米的样子,门口的空地上也常常摆放各种花,百合、玫瑰还有康乃馨,这些花热烈地开放着。

那时我下班路过花店,会经常停下,走近看这些花,有时候会买一束花回家,用水养着,有时会订一束花,让女人帮送。

女人和我都是70后,相识那年,我们各自说着对花的喜爱和那些难忘的爱花经历。

她说,小时候的家乡,每到夏初有座山上会开满小栀子花,她们是被香味吸引去的。她不知道那是村里养的草药,不许采摘,可她带了一群小伙伴去山上偷采栀子花,她们把那小栀子花连枝一起抱回家,结果被看花人看到,把她们带到村支书面前,并找来家长,进行了每人五元罚款后才让她们回家。第二天,她不敢去上学,她害怕同学们说她偷花的事情。老师在课堂上问同学,她怎么没有去上课。同学们说她偷了山栀药。老师没有听清,疑惑地问,为什么到山上偷山知了,那是人养的吗?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。有同学把这消息告诉她,她没有再逃避,背着书包去上学了。

女人如花,有多少女人不爱花呢,小女孩们恨不得天天把花戴在身上,能融进身上的大概就是指甲花了吧。

小时候,每年暑假,我们把红红的指甲花采回家,捣碎,掺上明矾,搁置小半天,再采来叶子,包好,用线扎紧,我们戴着这样的“指甲花”,十指沉沉不好受,却都能忍着,忍一忍,美就来了,一夜过后,指甲上留下艳艳的红。

女孩子们聚在一起,免不了要比谁的手指甲染得更红艳,黄昏下,我们一起聚在家门口,边说话,边把染了红指甲的手放到水里面,红指甲在水里面显得分外妖娆,我们的心,也跟着妖娆起来。

我们也曾把一朵一朵的指甲花,摘下来,用针线细细穿成花环,戴头上,戴脖子上,在人群中艳艳地招摇。就有很多人说:“这些小孩子,就和这花一样。”

我们说着那些爱花的经历,女人说她这辈子就在这小小的花店里,每天看着这些花,心情舒畅,她结婚后,因丈夫身体不好,家里经历很多变故,一直没要孩子,她把花当成了自己的孩子,她精心呵护着店里的每一朵花,也希望这些花带给人快乐,女人说这么多年,我似乎心态还是那么好,我说,岁月也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。

突然想起《女人花》中涌现的歌词:女人花,摇曳在红尘中,女人花,随风轻轻摆动。我想,花开花落,原本是件极自然的事,可贵的是,有的花却在岁月的苦涩里,迸发出生命的热情和喜悦,如这花店里的女人。

□南京 陈思

秋日
栀子

□河南沁阳 刘笑关

做生活的
美容师

□湖北黄冈 沈燕

自从过了三十五岁,原本白皙洁净的脸上便开始长出些许斑斑点点,额头和眼角的皱纹也逐渐多了起来。于是,我常常斥巨资买护肤品,到美容院里做美容。岁月不仅是杀猪刀,还是一只无形的吞金兽。

去的次数多了,我也逐渐熟悉了一些基本的美容手法。先做基础的洁面护理,再做保湿保养的步骤,用按摩的手法放松面部、头、颈、肩。一番护理程序下来,人确实轻松不少。心满意足地离开,转身又投入到紧张匆忙的生活中。

在路上,看到有些人紧闭的嘴唇和微蹙的眉头,我不禁想到: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变得如此焦虑,如此忙碌不堪呢?

随着科技的进步,我们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着往前走。信息的高速流动让我们陷入流量的漩涡,巨大的信息量充斥着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嘴和周身,不仅刺激着我们的五官,更刺激着我们的内心。网络上的岁月静好,让很多普通人陷入巨大的攀比和虚无的焦虑中。一天下来,很多人明明什么也没做,却依然觉得很累。

汪曾祺在《慢煮生活》里说:“我以为最美的日子,当是晨起侍花,闲来煮茶,阳光下打盹,细雨中漫步,夜灯下读书,在这清浅时光里,一手烟火一手诗意,任窗外花开花落,云来云往,自是余味无尽,万般惬意。”我亦深